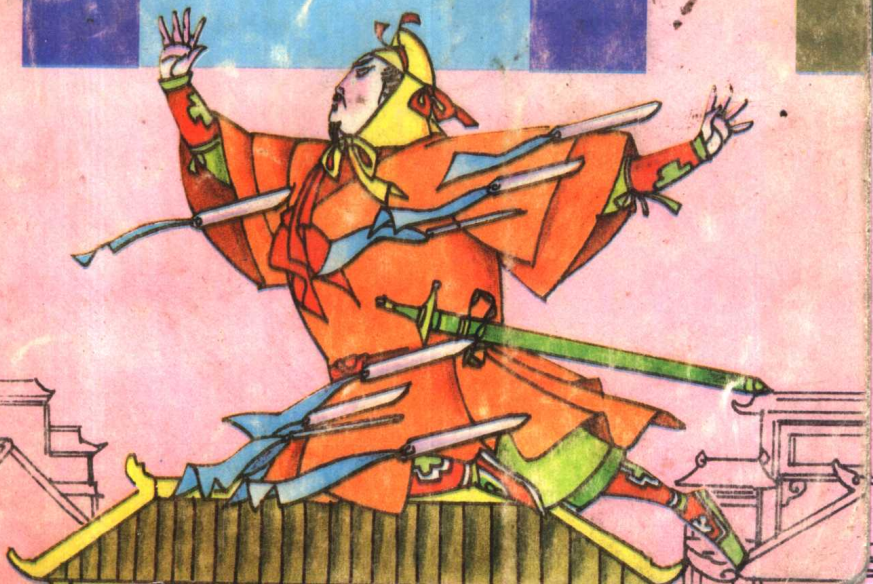


● 古典小说少儿读本

# 七侠五义

编著 也迅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七侠五义

编著 也 迅  
插图 黄全昌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七侠五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无锡锡沪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ISBN7-5322-1617-9/J·1525

定价: 9.80元

## 目 录

包拯出世·····	1
英雄救难·····	14
夜探皇亲府·····	21
展昭巧遇白玉堂·····	31
夜擒刺客·····	39
皇帝封御猫·····	47
游湖助周老·····	56
比武订亲·····	68
陷空岛五义士·····	77
猫鼠初较劲·····	81
五鼠闹东京·····	86
三鼠封官·····	103
锦毛鼠三宝·····	118
南侠被困·····	122
蒋平智擒白玉堂·····	133
锦毛鼠封护卫·····	142
北侠除马刚·····	147
兄弟巧相遇·····	159
捉拿花蝴蝶·····	164
黑妖狐救倪太守·····	169
智化定计·····	179
深宫盗珠冠·····	186
小侠闯公堂·····	194

初探冲霄楼·····	201
巡按府丢失黄金印·····	208
误入铜网阵·····	215
翻江鼠逆水潭取印·····	222
探底细二上君山·····	227
众义士计伏钟雄·····	236

## 包拯出世

大宋年间，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包家村，有一位员外，姓包名怀，家中颇有些田地房产，因为他乐善好施，所以人称“包善人”。

包员外的夫人周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叫包海，娶妻李氏。包山刚生了一个儿子，还在襁褓中，包海尚无子女。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包山忠厚老实，为人本分，王氏也是个三从四德、恪守妇道的贤人；包海却尖酸刻薄、阴险狠毒，李氏也是个心术不正的人。幸亏老员外治家有方，一大家子还算和睦融洽。

眼看着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兢兢业业地过日子，包员外心中满是欢喜。不料这一年，老夫人周氏忽然又怀起孕来。包员外想，孙子都有的人了，忽然再抚育小儿女，于情理上说不过去。再者，夫人年近五十，如何再经得起生儿育女的辛劳？因此心里好不烦恼。

这一天，员外独自坐在书斋里，又想到这件事，心中闷闷不乐。坐着坐着，不由得两眼迷糊起来，便伏在书桌上打盹。

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千条，猛然红

光一闪，平地落下个怪物来：头上生着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托着一个银锭，右手握着一支朱笔，手舞足蹈地走向前来。

员外心中吃惊，大叫了一声，醒来才明白是做了一个梦，心头仍然扑扑地乱跳。正在出神，忽见丫环推门进来禀报说：

“员外，大喜了！刚才夫人生下了一位公子！”

包员外听了这话，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吓得惊疑不止。呆了多时，才咳了一声道：

“罢了，罢了！家门不幸，生此妖邪，真是冤家到了！”

说着，急忙站起身来，一步一咳，来到后院看望。幸亏夫人身体还好，便安抚了几句，连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回书房去了。这里服侍夫人的，包裹小孩的，富足人家自然一切都是现成的。

单说包海的老婆李氏抽空回到自己房中，见包海坐在那里只管发呆，就说：

“好好儿的‘二一添作五’的家产，如今硬是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倒是想个主意呀！”

包海嗨了一声，说：

“我也正为此事发愁呢。刚才老当家的把我叫到书房，告诉我梦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物，从半空中掉将下来，把老当家吓醒了，偏偏此时就生了这个小子。我细细想来，必是咱们东地里的西瓜成了精了。”

李氏一听，便挑唆道：

“这还了得！这样的妖孽留在家里，必定要作怪的。自古以来，妖精入门家败人亡的多着呢。不如趁早把他扔到

荒郊野外去，省得老是担惊受怕，就是家产也省得‘三—三十一’了。一举两得，你想好不好？”

这妇人一席话，说得包海如梦初醒，连忙立起身来到书房，一见员外便把老婆的话从头到尾细说了一遍，只不提家产一事。员外也正为此事烦恼，听了包海的话，正合心意，连声说好，吩咐道：

“此事就交给你了，快快办去。将来你母亲问起时，就说孩子落地不久就死了。”

包海领命，转身来到内房，假说公子已死，急急忙忙地抱了出来，用一只茶叶簋子装好，带到锦屏山背后，看见一个深草坑，坑里的草长得又高又密。包海把簋子放下，正要倒出小孩，抬头忽然看见草丛里绿光一闪，原来是一只斑斓猛虎，正虎视眈眈瞪着双眼。包海登时吓得魂不附体，连簋带孩子一起扔下，转身便没命地奔跑起来，连尿都吓出来了。

包海一口气回到家中，顾不得禀告员外，气喘吁吁跑进自己房中，一头倒在炕上，连声说道：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李氏急忙上前问道：

“你这样见神见鬼的，莫非妖精作了怪了？”

包海定了定神，便把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李氏，末了道：

“你说可怕不可怕？只是可惜了那茶叶簋子！”

李氏笑着戳了一下包海的额头：

“你这个人呀，真是‘整簋洒油，满地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一个簋子能值几钱？省下一份家产来，还不够





你乐的？”

包海满脸堆笑地说道：

“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事多亏了你的谋划，这孩子这时候管保已成了老虎的点心了。”

谁知他二人在屋内说话，贤人王氏正好从窗外经过，听了他俩一席话，王氏回到房中，又是着急，又是心痛，心想此事好生残忍，不觉落下泪来。正在独自悲泣，包山从外面进来了，见此光景便问情由。王氏将事情一一告诉了丈夫。包山说道：

“竟有这样的事！好在离锦屏山只有五六里地，我马上前去看看，再作道理。”

说罢，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后，担惊害怕，又担心猛虎伤人，又恐怕找不到三弟，真是坐立不安。

那边包山急急忙忙跑到锦屏山后，果然看见一片深草，四下里找寻，只见茶叶篓子横躺在地上，却没有三弟。包山心内着急，连说不好，大约已被老虎吃了。又往前走了几步，只见一片草都倒伏下来了，足有一尺多厚，上面爬着一个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的小男孩。

包山高兴极了，急忙解开衣服，把小孩抱起，揣在怀里，转身直往家中而来。进了大门，悄悄回到自己房内。王氏正盼望得焦急，见丈夫回来，将一颗心放下，又见抱了三弟回来，欢喜不尽，连忙解开衣襟，将孩子抱到胸前。

这孩子一到贤人的怀里，便用头乱拱着找奶吃。王氏急忙把乳头放进孩子嘴里，慢慢地喂他。包山在旁边，对王氏说：

“如今三弟是救回来了，但我们房中忽然有了两个小

孩，别人看见，不要起疑心吗？”

王氏便和包山商量说：

“不如把我们才满月的孩儿，寄养在别的地方，请人抚养，我单单哺养三弟，岂不两全其美？”

包山很高兴，决定就这么办。他将自己的儿子偷偷地抱出去，寻找人家。可巧本村有个乡民叫张得禄，妻子刚生下孩子，未满月孩子就死了，正是奶水充沛的时候，如今有了包山的孩子，十分欢喜。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六年过去了。包山的三弟已经长到七岁，一直把哥哥嫂嫂当作父母，起了个名字就叫黑子。奇怪的是，这孩子从小长到七岁，从没哭过，也没有笑过，整天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都讨厌他，除了包山夫妇对他百般爱护外，没有人喜欢他的。

这一天，是周氏老夫人的生日，也不请外人，只是合家团聚的家宴。王氏贤人带着黑子去给婆婆拜寿，行完了礼，站在一边。只见小黑子跑到老夫人跟前，双膝跪倒，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把老夫人欢喜得眉开眼笑。老夫人拉起黑子把他抱在怀中，说道：

“记得六年前也生下一个儿子，不知怎么落地便死了，要是活着，也和他一样大了。”

王氏听了这话，见旁边无人，连忙跪倒禀道：

“求婆婆宽恕媳妇胆大之罪，这孩子便是婆婆所生，我怕婆婆年纪大了，奶水不足，受不得哺育婴孩的辛劳，所以将这孩子抱到自己房内抚育，当时不敢讲明。如今婆婆问到此事，不敢不以实情禀告。”

贤人并不提起老二夫妻陷害幼弟的话。老夫人连忙将贤人扶起，说道：

“如此说来，我儿多亏媳妇抚养，又免我劳心费力，真是天下第一的贤德媳妇。可是，我那小孙孙呢？如今他在哪儿？”

王氏说道：“婆婆放心，在别处寄养着呢。”老夫人一听，立刻要媳妇去把小孙孙接回来，连说：“可苦了他了。”

不一会，孙儿回来了，老夫人一看，叔侄二人身高不相上下，也长得结结实实的。老夫人欢喜不尽，急忙把员外请进房来，向大家说明了。员外也十分高兴，然而想起以前的事，心里觉得很对不住夫人。

从此，黑子认过亲生父母，改称包山夫妻为兄嫂。老夫人年老爱惜幼子，十分珍爱，替他改名为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应，处处留神，就是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一时也找不到机会。转眼又过了两年，三黑已是九岁，包海夫妇仍念念不忘要害他。

这一天，包海在家，在员外面前挑唆说：

“咱们庄户人家总以勤俭为本，不应该游手好闲，弄得将来好吃懒做的，坐吃山空。如今三黑已经九岁了，也老大不小的了，应该叫他跟着村里的牧童，或是咱们家老周的儿子长保学习放牧牛羊。一来学点本事，二来也不至于光吃闲饭。”

员外觉得包海说的也有些道理，便进屋对夫人说了，并嘱咐长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嘱咐长保：

“天天出去放牧牛羊，好好儿带着三官人玩耍，要是有一点儿差池，我是现打不饶的！”

从此，三黑每天跟着长保出去放牧，有时在村外，有时在河边，有时在锦屏山下，离村总不过四五里远，再不肯走远的。

一天，两人赶着牛羊来到锦屏山鹅头峰下，只见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地，长保就把牛羊在这里放牧。村里有不少牧童在这里玩耍，只有三黑一人或者看看山水，或者在树下席地而坐，总是无精打采的，仿佛有什么心事一般。

傍晚时分，三黑正躺在一块大石头上歇息，忽见服侍二嫂的丫环秋香，手托一张油饼走来，说道：

“这是二奶奶给三官人做的点心，快吃了吧。”

三黑连忙起身来接，一边说：“回去替我谢谢二嫂。”

说着，拿到嘴边刚要吃，不料手一抖，将饼掉在了地上。三黑弯腰要捡，不防从身后窜出一条癞皮狗，一口将饼叼去了。长保在一旁说：

“好可惜一张油饼，却让它叼走了。这是我家癞皮狗，我去赶它回来。”

三黑拦住长保说：“算了算了，已经让它衔去了，就是拿回来也不能吃了，咱们赶着牲口回去吧。”

两人一路说着话，将牛羊赶回家来。一进院子，长保就嚷道：“不好了，怎么癞皮狗七孔流血了？”

老周一听，急忙走出屋来看。只见那狗七窍流血，倒在地上。老周吃惊地说：

“这狗好像是吃了毒药死的，它吃了什么了？”

长保说：“没吃什么呀。就是刚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饼给三官人吃，掉在地上，给咱家的癞皮狗吃了。”

老周一听，暗暗吃惊。他请三官人到屋里，悄悄嘱咐

他说：

“往后二奶奶给的东西，千万别吃，她是想害你呢！”

三黑一听，不但不相信，还怪老周多事，挑拨他们叔嫂不和，赌气离了老周家，回到自己屋里，好生不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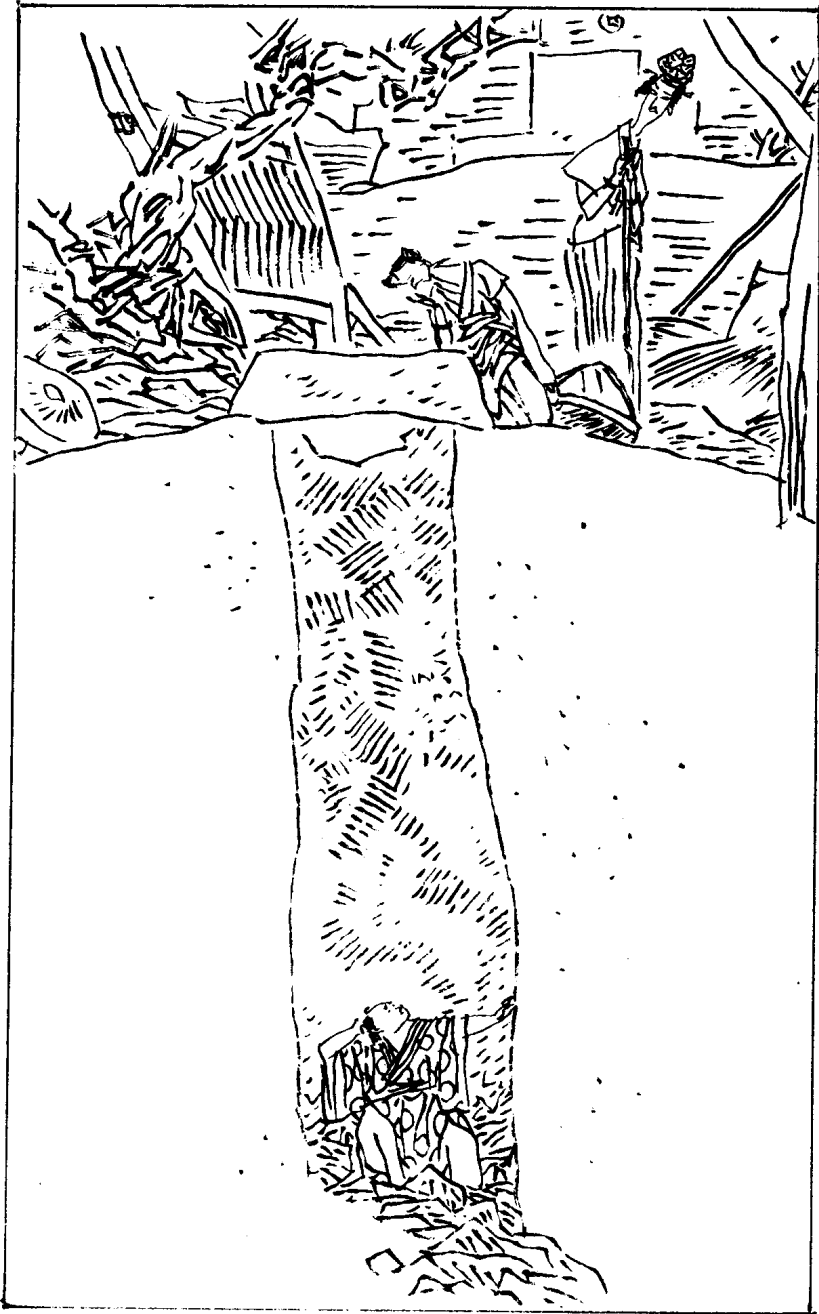
过了几天，秋香忽然来到三黑房内，说是二奶奶有要紧事请他过去。三黑便跟着秋香去二嫂屋里。李氏见了他满脸堆笑，说道：

“三弟呀，昨日我和秋香在后院赏景，忽然听到枯井里有人说话，我从井口往下看时，不想把金簪子掉到井里了。老夫人知道了恐怕要责怪我呢。我想叫人下去摸，一来井口小，大人下不去，二来又怕声张出去，所以才让秋香来请三弟。三弟呀，你身量小，正可以下井去把金簪子摸上来，不知你肯下去么？”

三黑听了，说道：“这个容易，我下去替嫂嫂摸上来就是了。”

于是李氏吩咐秋香拿了绳子，同三黑来到后院井边。三黑把绳子拴在腰间，手扶着井口，叫李氏和秋香慢慢地放绳子。谁知刚放到一大半，只听上面说：“啊呀，抓不住了！”三黑只觉得绳子一松，身子脱空，“扑通”一声落在井底。幸好枯井里没水，人也没摔痛。这时三黑心中突然明白：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来二嫂果然有害我之心！只是我如今落在井里，别人又不知道，怎么出去呢？

三黑正在暗暗着急，忽见前面亮光一闪，他想：难道真是金簪在放光么？他用手向前一扑，却没有扑着，那亮光又往前面去了。三黑觉得奇怪，就跟了过去。谁知越赶越远，就是赶不上。三黑心里又急又怕，满脸是汗，自言自



语地说：

“怪事，怪事！枯井里怎么会有这么长的路？”

三黑尽力往前赶去，走了将近一里路，那光亮不动了。包公急忙往前一扑，终于扑住了，原来是一面古镜，翻过来想看，黑暗中却什么也看不清，只觉得冷气森森的，透人心脾。猛一抬头，忽然觉得前面十分明亮，急忙揣起古镜，爬出洞外，仔细一看，认出是自家场院后墙外的地沟。三黑心想：

“原来我家后院的枯井同这地沟是相通的。先不去管它，幸好出了枯井，赶快回家要紧。”

三黑回到屋里，越想越气，一个人坐着，无处发泄，便跑到大嫂房里，撅着嘴巴发楞。王氏问道：

“兄弟，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么不高兴，有谁欺侮你了？”

三黑见嫂嫂问，便把被骗入枯井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王氏听了，又惊又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劝解安慰。三黑从怀中掏出古镜交给王氏，说是井底得来的，让嫂嫂代为收藏。王氏又细细叮嘱了一番，让他以后处处留神，这才打发他回房去了。

三黑走后，王氏贤人独坐房中，正在担忧感叹，只见包山从外面进来。贤人便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包山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过后又连连摇头叹气。

夫妻俩对坐了半晌，包山对王氏说：

“我看三弟气宇不凡，将来或许有些造化。我和老二都耽搁了，从小没有读书。咱们何不请个先生来教导三弟？倘若将来能得个一官半职，一来改换门庭，二来也省



得受那帮贪官污吏的闷气，你看好不好？”

贤人一听，连声称好，又说：“公公面前，你可得多费些口舌呢。”包山说：“我知道。”

第二天，包山料理完家事，便来见员外，说道：

“爹爹，孩儿有一事要禀告。”

员外问道：“何事？”包山说：

“眼下，三黑无事可干，整天让他放牧牛羊，也学不出个好来，何不请个先生教训教训呢？我和二弟从小没读书，虽然后来补学了一些，可是遇上一些为难的帐目，往往弄不明白，被人欺哄了。如今请个先生，一来教三黑念书，二来我遇上为难的事也可向先生请教，等到三黑学成了，也可管管进出的帐目，爹爹你看可好？”

员外听说让三黑念点书可管帐目，便道：

“这个使得。只有一件，不必请那学问高深的先生，只要比咱们强些就行了，教个三年两载，认得些字就是了。”

包山见父亲答应了，心中大喜，立即四处托人聘请饱学的先生，决心要让三弟一举成名。

众乡邻听说包员外家要请先生，纷纷前来举荐。可巧邻村有一位宁老先生，品行端正，学问渊博，只是有个古怪脾气，定了三不教：笨的不教；到书馆只许带一个书童，闲人不许出入，不然不教；十年之内只能先生辞东家，不许东家辞先生。有了这三条，酬劳却不论多少。

包山打听明白，亲自前往拜访。包山见那先生，果然是一脸的正气，满面道德，立即将聘请之意言明，诚心诚意地说道：

“老先生的三样规矩，第二条第三条，在下都是敢应